

THE POWERS THAT BE

无冕之王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无冕之王

美国四大新闻机构内幕
(上册)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 著

白梅 家有 等译 叶进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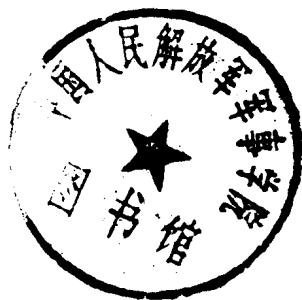


无冕之王

美国四大新闻机构内幕
(下册)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 著

白梅家有等译 叶进校



新华出版社

The Powers That Be
DAVID HALBERSTAM
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 1979
据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夫出版公司1979年版译出

无冕之王
美国四大新闻机构内幕
〔美〕戴维·哈尔伯斯坦 著
白梅 家有 等译 叶进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9印张 556,000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统一书号：7203·134 定价：4.75元
(全书共两册)

译者的话

《无冕之王》是美国名记者兼作家戴维·哈尔伯斯坦的一部力作，原名The powers That Be(《掌权者》)，是作者花了七年心血、进行了上千次采访和研究以后写成的。此书提供了美国新闻界和政界的大量材料，重点介绍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四大新闻机构从创业起发展到七十年代末的经过，它们各自的特色和经营方针。附带还谈了美国《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的一些情况。另外还用了较多的篇幅描写了美国新闻和广播电视界的若干著名人物，如李普曼、赖斯顿、克朗凯特等。该书自1979年出版后，即成了美国的畅销书之一，历久不衰。书中提供的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可供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和有关人员参考，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如水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同新闻界的关系、艾森豪威尔私下对尼克松的评价、约翰逊对沃尔特·克朗凯特开的玩

笑、亨利·卢斯和西奥多·怀特（白修德）的分歧和恩怨等等。原书在书皮上刊登的介绍中写道：“如果个性是权力的实质，那末《掌权者》可说是我们迄今见到的关于权力在当代美国起作用的情况的最生动、直接的叙述。”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读者看来，本书有些材料和叙述显得过于繁琐，故译者作了适当的删节。读者通过此书，既可以看到美国记者是如何工作的情况，也可以了解到美国所谓的“新闻自由”究竟是怎么回事。

戴维·哈尔伯斯坦曾当过《纽约时报》驻外记者，在刚果、越南和波兰工作多年。他由于在1962—1963年在西贡报道出色而获得普利策奖。他写的《罗伯特·肯尼迪未完成的远征》、《出类拔萃之辈》等著作在美国颇有影响，《出类拔萃之辈》也是一本畅销书。毋庸赘言，译者将《无冕之王》介绍给中国读者，我们感兴趣的当然主要是它提供的翔实的材料，而不是他的资产阶级的观点。

原书文字比较艰深，有大量美国口语，译文难免有缺点、错误，欢迎专家和读者指正。

译者

1985年4月

作者简介

早在50年代中期，戴维·哈尔伯斯坦对美国新闻界的了解就已达无人超越的地步。他从哈佛大学出来后，先到密西西比州最小的一家报纸当记者，以后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度过了四年记者生涯。在此后的六年中，他曾出任《纽约时报》驻刚果、越南和波兰等几个国家的常驻记者。1962年至1963年他从西贡发回的杰出的新闻报道使他荣获普利策奖，并且使他成为美国最受尊敬、最为人们所受戴的记者之一。他的著作包括《陷入泥潭》（1965年）、《罗伯特·肯尼迪未完成的远征》（1969年）和197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长篇通讯。1972年，他又写出了《最优秀和最显赫者》一书，这是戴维·哈尔伯斯坦对以肯尼迪宣誓就职给人们带来希望和许诺开始而以60年代末的骚乱和公众激怒告终的一个时代的非常出色的研究。

他1967年离开《纽约时报》，在那以后的四年里是《哈波斯》月刊的特约主编。从1972年起，他全力撰写这部著作。

序

1960年9月10日，塞缪尔·托利弗·雷伯恩早早地来到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准备参加民主党的一次集会。这次集会上的风云人物有两位：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和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当时，雷伯恩已经78岁高龄，他担任众议院议长已经是第十六个年头了。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在不断恶化。事实上，他已经身患癌症，不久于人世。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好几个月来，他就觉得不舒服，但只是背痛得厉害罢了。同时，他的视力也在迅速减退。他已经无法看书了。他只让周围最亲密的人在他自己的密室中给他念书报。他身边的人替他深深担忧。他们知道：一旦他身体不行，他的政治权威多半也要垮台；而且，他担任议长的时间可能也太长了，他现在完全是吃老本。虽然他珍视众议院议长职位胜过一切，可他迟早得放弃这个

职位。

他在等候肯尼迪和约翰逊到达的时候，显得有些烦躁不安。他有半天空闲的时间，几乎无事可做。因此，他转身向随行人员说，他想到墨西哥那边看看。这可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尽管他在美国上升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的确出过一份力量，使美国国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他对出国旅行，对外部世界，从不感兴趣。他对定期出国观光的议员们一向是持冷嘲热讽态度。在他看来，外部世界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用不着出去观看它。总统说世界局势是怎么回事，他就相信是那么回事，因为总统对这种事情知道得比他多，而且美国总统毕竟也用不着撒谎呀！作为一个信条，他相信外部世界同国内政局没有关系。在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众议员的时候，他一度到过巴拿马运河。这次跟着他担任向导的有埃尔帕索的众议员拉瑟福德，他的助手（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拉里·金，还有他的一位当时住在布利斯堡的侄儿。就这样，他们驱车越境到了华雷斯。在那里，老头儿坐下来四处观望：他的眼睛凝视着华雷斯的奇异景色，一直到最后不能不踏上归途时为止。这时候，他们把巨型轿车调过头来，渡过格朗德河，向本国进发。在渡过格朗德河，到达检查哨所的时候，一位美国移民局官员向他们挥手，示意停车，并要求他们讲出自己的国籍。雷伯恩当时耳朵已经有点背。他没有听见那位官员的话，因此没有回答。那位官员就生气地大喊

起来。这一回，议长回答了，不过他回答的不是他的国籍，而是他的名字：萨姆·雷伯恩！萨姆·雷伯恩！而且在他回答的时候，就象他在无数次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敲小木槌压到无数次骚动时一样威严。那位官员看了看，一下子认出他是谁来了，他顷刻间感到有些害怕，马上挥手，示意放行。

他坐在轿车里的时候，心情似乎有些不佳。这并不奇怪，因为几周以来，他的情绪时好时坏。他在为即将到来的竞选运动操心。人人都知道他痛恨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诽谤了民主党和他的一些朋友。但是，雷伯恩对肯尼迪也还存有戒心。他还没有完全同意把他看作是一个具有总统才干的人。杰克·肯尼迪在众议院的时候，在雷伯恩手下供过职，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勤勉的众议员。他呆在众议院里只是为了便于竞选参议员，而在他进入参议院以后，他又把参议院主要是当做竞选总统的基地来加以利用。雷伯恩不喜欢这种作风。这是那位年轻人的狂热的野心的标志。更糟糕的是，肯尼迪同许多新闻记者过从甚密，比同参议院的大部分同事还要亲密。

那一年，萨姆·雷伯恩支持的当然是林登·约翰逊，但是约翰逊出来竞选总统是很勉强的，为此还老发脾气。他的竞选当然失败了，因为那从来都算不上是竞选。雷伯恩对肯尼迪一派控制洛杉矶代表大会的霸道作风，十分看不上眼。那些人似乎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年

轻人。他担心肯尼迪出任总统候选人只会把事情弄糟。在肯尼迪最初表示愿意邀请约翰逊担任副总统的时候，雷伯恩是最反对的人之一。可是，后来，一夜之间，他就改变了主意，还劝告约翰逊接受这个办法。这并不是因为他喜爱肯尼迪，而是因为他痛恨尼克松。他对约翰逊说，只有他参加了这个搭档，才能获胜，当务之急是，决不能让尼克松上台。

那一天，在埃尔帕索，他们终于把雷伯恩送回他在旅馆的房间。这时，他让拉里·金打开电视机，因为理查德·尼克松就要发表演说了。尼克松是雷伯恩在政界的眼中钉。在拉里·金转动旋钮的时候，雷伯恩就开始痛骂起那位共和党候选人来了。他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了出来：“小伙子，你们都看看那副嘴脸，那付可恶的嘴脸。几年以前，我说在众议院里面和我共过事的5000人当中，理查德·尼克松的脸最为可恶。有人辜负了我的信任，把这番话捅到报纸上，使我非常难堪，不得不道歉了事。但是，那番话一点不错。他的那副嘴脸是可恶的。在同我共过事的人当中，他的那副嘴脸是再讨厌不过了。”

这时，他一面注视着尼克松在荧光屏上演说，一面转过身来要拉里·金看看能不能把电视机拨弄一下，让他们只听见他的声音，别看见他的面孔。于是，金就转动旋钮，直到理查德·尼克松的图象不复存在，只有一个声音从雪白的大屏幕上传出来。议长说：“现在好一些

了。”但是，当尼克松继续讲下去的时候，金注意到雷伯恩脸色起了变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化学变化。尼克松一方面保证不攻击民主党人，实际上却在攻击民主党人。这对议长似乎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雷伯恩开始不仅痛骂尼克松，而且痛骂整个竞选方式。金认为，事情仿佛是，老头儿不仅对尼克松本人，而且对整个竞选方法，都感到惶恐不安。他说：“看看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让他这样一个人出马。全都象他那篇切尔克斯讲话^①一样，想要用鬼花样来欺骗人们，让人们选他。他们是想用鬼花样来欺骗人们选他当总统呀！”金认为，很明显，雷伯恩对于整个新的竞选程序，对于不同于往日的新的速度、电视、现代化广告、投票箱等等，都感到十分惊恐。操纵选举的现代化新方法同他所熟知、所信赖、所使用的操纵方法，迥然不同。在那个时代，只有雷伯恩和别的几个人掌握大权。他们彼此十分熟悉，今天还面对面坐在一起，明天就要对垒开战。现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

① “切尔克斯”讲话是尼克松在1952年竞选美国副总统期间发表的一篇电视讲话。在发表那篇讲话以前，民主党人曾指责他利用秘密竞选基金肥己，一时满城风雨，尼克松处境狼狈。后来他发表了一篇电视讲话，一面宣传他的竞选基金完全是公开合法的，一面宣传他家境如何贫寒，并利用美国人爱狗的心理，说他在竞选中接受的唯一礼物是他女儿想要的一只小狗，名叫切尔克斯。这篇讲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尼克松渡过了一次危机。现在“切尔克斯”讲话也泛指任何此类用来打动人心的讲话。——译者注

这个新时代里，事情进展得更快了，不看电视的人也愈来愈少了。雷伯恩愈说愈生气。他对旧时代的竞选活动，处处留恋不已，对新时代的竞选活动处处不以为然。

11年以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群电视记者到了得克萨斯州约翰逊城，访问林登·约翰逊，请他讲一段回忆录，以便拍成电视。这个计划真是一个奇怪而又矛盾的事。大家知道，有两位总统觉得自己是被新闻界赶下台的，约翰逊就是头一个。当时，他刚刚下台，对新闻界还余怒未消，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另一方面，在这个计划中，约翰逊具有政治家、回忆录作者和企业家三重身份，他不但可以把自己对事情经过的看法公之于众，而且还可以从这个回忆录和记录片合二而一的计划中赚取几十万美元。因此，他的矛盾心理时有所露，情绪时好时坏，波动很大。有一天，这位前总统的心情异常轻松愉快。于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级制片人约翰·沙尼克，随便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从30年前他担任国会议员的初期，到他担任总统的末期，竞选活动有什么样的变化。不料约翰逊的回答十分激烈，弄得沙尼克目瞪口呆。“你们这些家伙”，他连想也不想就说，“你们这些新闻界的家伙们，竞选活动变了样，全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某种嫌恶的表情掠过他的面孔。“特迪！滕尼！他们都是你们塑造的，都是你们的傀儡。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创造出一位特迪·

肯尼迪来。只有你们这些家伙能够。他们全是你们的，全是你们的产儿。”

象是发生了一场新闻爆炸。在罗斯福上台以前，进展速度是很缓慢的，轻松而斯文。华盛顿的消息毕竟也算不上什么特大新闻。采访全国性事件的真正重要的新闻记者寥寥无几，或许只有五六十人。他们都有一种绅士派头。《纽约时报》的理查德·奥拉汉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弗雷德·埃塞里的风度成了他们效法的榜样，成了当时美的典范：衣着整洁，头戴浅顶软呢帽，手拿文明棍。当时，文明棍是一种象征，是一些比较悠闲的职业的标志。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以后，就不会再有拿文明棍的了。20年代末期，国际新闻社的克罗斯韦尔·鲍恩来到新闻界。初来乍到，受《头版新闻》影响很深，故意穿起那一半有褶皱一半又褴褛不堪的衣着。但是，他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快就戴上浅顶软呢帽，拿起文明棍来了。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新闻界还不是年轻人可以涉猎的领域。他们是新一代的新闻记者的精华。他们对名人的行踪和衣着和其他新闻一视同仁地加以报道，他们同那些采访凶杀案和其他警局新闻的记者保持相当距离。他们有意使自己的职业显得更严肃一些。据说，胡佛自己对奥拉汉就颇有好感。后来，他在担任总统期间还参加了奥拉汉的葬礼，这是他十分尊敬奥拉汉的标志。他们随身都有名片，从不匆匆忙忙地从一个机关赶到另一个机关。凡是同他们谈过话的

人，他们都叫得出他们的姓名。他们尽量不使用电话，因为电话是催人办事的象征，似乎也是不礼貌的标志。此外，他们总是有时间亲自登门拜访提供新闻的人士，因为政府机构不大，新闻来源也不多。国务院、海军和陆军部合用的一座大楼就可以容纳美国当时的整个军事系统和国家安全系统的人。他们在早上驱车去椭圆形广场，把汽车停在离白宫足有100码的地方，互相激烈地抱怨现在行人、车辆增加太多，太不方便。然后，他们就开始他们的巡回采访旅行了。第一站常常是内政部大楼，因为通常要想采访有关印第安人的消息，到内政部去是最适宜的。20年代在华盛顿，有关印第安人的新闻都是重要新闻。印第安人问题是联邦政府关心的少数几件大事之一。然后，他们常常汇合成一小群，集体到陆军部大楼去。国务卿凯洛格定期地接见他们。再往后，他们就去白宫，设法见见总统。当时，并不需要持有白宫出入证，记者都互相认识。如果新来一位记者，同行们就替他做保。在那时候，只要一位记者采访整个行政部门——白宫、国务院、陆军部、内政部和商务部。因此，如果再有一位记者采访国会，整个分社或记者站两个人就足够了。

当新闻记者访问胡佛总统的时候，他们就把书面问题交给他。他有时也欣然给予回答，当然是书面答复。后来，由于他对经济萧条感到苦恼，他就愈来愈不愿回答问题了。事实上，他的新闻秘书有时还向记者们建

议：如果事先未与白宫新闻处核对，他们在新闻报道中最好连“金融危机”和“失业”等字眼也不要使用。有些记者认为这简直就是新闻检查。在记者们提出申诉之后，白宫就让步了。大多数记者对胡佛先生都感到失望。在出任总统之前，他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是一位有才能的行政管理人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向世界各地的饥民发放粮食，因此还享有国际声誉。华盛顿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就是那些帮助他树立声誉的人。胡佛虽然在外表上，特别是在担任总统期间，态度生硬，一本正经，但他在就任总统之前，他确实是很好的新闻来源，容易接近，容易操纵，各式各样的消息都可以轻易地通过他的口泄露出来。可是，甚至在经济萧条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在1928年他竞选总统以前，胡佛的性格就变了。他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人。同记者保持这样密切的接触似乎不仅有失他的尊严，更有失这位未来总统的身份。事实证明，他非常善于逐条陈述政府的毛病和弱点，不过只有在别人主持政府的时候才是这样。

随着经济萧条日趋严重，胡佛变得更为内向了。他无力应付可怕的事态发展。他的命运使他无法参加竞选，因而，他变得处处用敌意的眼光看人，动不动就要发脾气。他把他面临的种种难题和他的威信下降，都归咎于新闻记者，仿佛他在萧条时期的厄运都是他们的过错造成。他对一切有关他的新闻报道都耿耿于怀，好

象着了魔，还对记者们大兴问罪之师。华盛顿较好的记者之一保罗·安德逊写道：“他知道成全他的是报纸，因此，他也就同样轻易地断定报纸可以毁灭他。”总统和新闻界之间的争吵愈来愈多了。那时是全国人民的艰难日子，也是总统的艰难日子。国家陷入经济崩溃之中，全国人民都希望听胡佛谈谈他准备怎么办。可是，总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沉默。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一年里，他举行了23次记者招待会，对报界发布了八份书面声明。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年里，当全国人民极其迫切地需要同他保持接触、需要有人领导、需要有人大声疾呼的时候，他只举行了12次记者招待会，发布了26份书面声明。

富兰克林·罗斯福使局面彻底改观。他是华盛顿空前的最大的新闻制造者。在他刚出任总统的时候，整个社会对于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对于提高总统和联邦政府权力的变革，已经有了准备，而他也加速了那场变革。旧的秩序崩溃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神话不灵了。他要建立新的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政府要参与差不多全体公民的日常生活、制约和调节他们的活动。在罗斯福统治下，华盛顿成了中央枢纽，它决定人们怎样进行工作，生产多少产品，吃什么，住什么。在他出任总统以前，联邦政府规模很小，而且胆小如鼠。到罗斯福逝世的时候，联邦政府已经无事不管了。随着政府事事